

露腳斜飛濕寒兔--又見雙喜圖/徐偉珍

(本文刊登於 2011 年行天宮五月份雜誌 /徐偉珍)

記得我們在 2010 年行天宮七月份雜誌「靜聽松風圖」中提及畫中高士特別強調「聽」的動作，所以將耳朵也畫得大一點。那我們的兔子，整天伸著長長的耳朵，是不是代表牠總是在「聽」呢？我一直覺得像「禽兔圖」這樣的搭配非常有趣，有嘴喙、會鳴叫的鳥類與長耳兔在一起，仿若一個在「說」、一個在「聽」，進行著某一種精神默契的互動。在 2010 行天宮一月份雜誌的「雙喜圖」就是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，而中國花鳥畫歷來也有這樣的搭配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「露腳斜飛濕寒兔--又見雙喜圖」。

本文的主題來自唐代詩人李賀〈李憑箜篌引〉的其中兩句詩：「吳質不眠倚桂樹，露腳斜飛濕寒兔。」這是在描述「在李憑彈奏箜篌樂聲中，吳剛倚著桂樹難以成眠；玉兔在繚繞的音色中忘我，竟然也不覺得露水打在身上寒冷了。」對形容兔子聽音樂入神的畫面相當傳神，讀者可以在此稍微品味一下，以下介紹的「竹雀雙兔圖」、「雙喜圖」、「禽兔秋艷圖」有沒有讓人有「聽」與「說」互動的感覺？順便與德國優秀畫家杜勒的「野兔」作一欣賞對照。

	<p>竹雀雙兔圖 遼 佚名 遼 佚名 絹本設色 縱 114.3 釐米 橫 56 釐米 遼寧省博物館</p>
	<p>雙喜圖，軸，絹本，設色，縱：193.7 公分，橫：103.4 公分； 國立故宮博物院</p>

對稱構圖與「S 型」構圖的交會

「竹雀雙兔圖」於 1974 年在遼寧省法庫縣葉茂台七號遼墓出土。葉茂台遼墓的時代為遼景宗乾亨初年，正處於遼朝上升時期。契丹族對中原文化接受度很高，故其經濟、文化在遼朝初期迅速發展，這也反映在葉茂台遼墓出土的文物上，包含絹畫、雙陸棋、木制房屋式棺床小帳、刺繡等，對遼朝的歷史、經濟、文化、科技、手工業、藝術及契丹民族習俗、喪葬制度等研究頗有貢獻。

在寫崔白「雙喜圖」時發現「竹雀雙兔圖」這幅作品。本來以為這是契丹人學習漢文化，參考崔白「雙喜圖」的構圖畫成，後來仔細研究才發現，葉茂台遼墓的時間約在西元九八〇年上下，因此可以推測出「竹雀雙兔圖」是在西元九八〇年以前完成的；而雙喜圖的創作時間則在西元 1061 年，明顯並不可能。再仔細看一看，「竹雀雙兔圖」的主角是「麻雀」；而「雙喜圖」的主角是「喜鵲」，主題也並不相同。

不但如此，構圖也不相同。在「雙喜圖」中，兩隻喜鵲、枯木、土坡與野兔展開一場「S」型的對峙與循環，讓寧靜的秋天隱隱然透露出了騷動與不安。而「竹雀雙兔圖」中，三隻麻雀停留在三支竹梢上，與底下兩隻兔子形成了和諧而穩定的對稱畫面，可以注意到此時的構圖還在遵循著傳統的「平衡穩定」觀念，與雙喜圖中「流動騷動」的氛圍大不相同。

「竹雀雙兔圖」雖不若「雙喜圖」的精緻，卻也可見其樸拙的可愛。其中以雙鉤白描的方式將竹子的外觀勾勒出來，並不敷彩，竹子的中心透出紙原本的顏色，光靠力道與「筆力」將竹子生命的俊俏挺拔表露無遺。竹子一共有三叢，各自擁有一個主人——麻雀；竹子下方的花，也是三叢，在這三叢花的縫隙中，兔子安位其中；在兔子的縫隙中，體積比花略小一點的野草，也是「三叢」、「三叢」的相對；比野草略小一點的小草，則是等距又整齊排列的自土中長出。瞧，這樣整齊的構圖是不是老實的可愛？

在圖中，竹梢上的三隻麻雀各以不同的姿態盯著地上的兩隻兔子，在滯版的畫面中增加了幾許靈氣。底下的兔子也真有趣，一隻警覺地向上看了一看，手還略微向前，似乎還想表達些甚麼、或者試圖做出某種防備；另一隻卻頭也不抬，跟左邊的兔子比起來，牠的姿態甚為悠閒放鬆，四肢毫不用力的伏在地面上，彷彿天塌下來也不關牠的事一般，只顧著吃。

斜線構圖與兔子的日光浴



海棠禽兔圖（禽兔秋艷圖）

圖軸，紙本，設色，縱：135.2 公分，橫：52.8 公分；臺北故宮博物院

「海棠禽兔圖」又名「禽兔秋艷圖」是清代畫家華喆 1757 年（時年七十五歲）的作品，堪稱他晚年的代表作。畫面的季節與「雙喜圖」一樣是秋季，海棠花是秋天的花，因此又名「禽兔秋艷圖」。此圖簡化了「雙喜圖」的「S 型構圖」，以一條簡潔的斜線貫穿鳥與兔子的視線，為一種「斜線」的構圖。他在畫面中簡化了「雙喜圖」兩隻喜鵲對一隻兔子，變成一隻喜鵲對一隻兔子，構圖明顯的簡潔了。如此簡潔的構圖仍讓我們覺得畫面豐富、意趣盎然，乃是因為其所用的重彩與華麗鋪張，使整幅畫面被這原本該蕭索的秋給「艷」了起來。

圖中，枝梢上的鳥兒劍拔弩張的將身體下探，掛在枝上的牠幾乎要因為情緒的激動，從樹枝上翻了下來。只見牠的尾翼，直挺挺的上舉，圓眼怒睜，尖叫得舌頭都快掉下來了。牠好像比「雙喜圖」的喜鵲還要激動呢！我們看「雙喜圖」中，野兔抬起牠小小的頭，以「有那麼嚴重嗎」的無奈、慵懶態度來回應氣焰正盛的兩隻喜鵲，產生一個有趣的「對話」空間。而「海棠禽兔圖」更「絕」了，兔子不只抬了頭，甚至連整個身體也翻轉過來，以仰臥的姿勢，**用手撐著頭**，以「**看戲**」的心態，欣賞這鳥兒的「**表演**」呢！跟鳥兒的怒氣比起來，兔子不但不為所動，反而保持自身心情的閒適愉快，做起了「日光浴」。比起「雙喜圖」中野兔的慵懶無奈，「海棠禽兔圖」中的兔子將這情緒昇華成一種輕鬆、愜意又豁達的「人生」態度，動物的表情也更加擬人化，彷彿遇到再緊張的事情都可以用幽默的態度一笑置之、迎刃而解一般。

在畫面當中，筆者最欣賞的是兔子的俏皮姿態，牠的眼珠突出，呈現出立體浮凸的效果，有滑稽感。兔子是肥美的，兔子躺臥的秋海棠也是肥美的，溼溼的從花瓣裡、從濃密繁盛的葉群裡滲出水分來。一如環境襯托出的情感，枝梢上的鳥兒是怒髮衝冠、全身緊繃的，鳥兒蹲踞的樹枝也是，枝條有力的向四周伸張，它沒有像秋海棠一般鮮嫩肥美的葉子，正如蹲踞它的主人不如兔子般輕鬆愜意，只是

凝練著所有生氣，聚成一點、一點的葉片細細的掛在上面。這樣一軟、一硬的環境與主題的對比在畫面中巧妙的彼此襯托出來。

比起「雙喜圖」的環境，這幅圖畫所營造的氣氛更有感覺，不但將禽鳥與兔子的情緒對比更加強烈的表達出來；在彼此的環境營造上，堅硬的樹枝與精神緊張的鳥兒、肥美的兔子與肥美的秋海棠相映成趣。只是在書籍中往往只能看見藝評家形容這幅作品顏色如何高明、技巧如何卓越，卻忽略了主體與環境配合營造的微妙氛圍，對於審美過程的不完全、無法體會畫家營造構圖氣氛巧思，甚為遺憾。



野兔

1502 年

水彩・畫紙，25.1 x 22.6 公分

阿爾貝提那畫廊，維也納〔Vienna〕，奧地利

東西方審美意境：「何如當初莫相識」與「道是無晴還有晴」

國畫的寫實，主要是在講一種「情感」、一種「意趣」，跟西洋畫強調的那種精細寫實的美感是完全不同的，在這裡我們以德國畫家杜勒畫的「野兔」做一比照。

杜勒（德文：**Albrecht Dürer**，1471 年 5 月 21 日－1528 年 4 月 6 日）是第一位到義大利學畫的德國畫家，也是德國中世紀末期、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油畫家、版畫家、雕塑家及藝術理論家，以精細寫實的繪畫風格著名。

杜勒畫得動物，技巧高超，可以和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達文西相比擬。這幅「野兔」是以不透明水彩畫成，將野兔的體積感、量感、肌肉的起伏等都寫實的畫出，其細密寫實的程度甚至能在兔子的眼球上，畫出兔子看見的室內窗戶。

我們要如何欣賞東西方不同的審美情態呢？例如對愛慕之人心意的猜疑，將東西方審美情趣分別以兩首詩來表達。如果說杜勒的「野兔」是「長相思兮長相憶，短相思兮無窮極；早知如此絆人心，何如當初莫相識？」意思是「早知道現在這麼想你，倒不如當初不要認識你！」這樣坦白的敘述，強調「實用價值」的呈現，以繪畫來說，畫圖就要跟物體本身達到百分之百的肖似才是好作品。西方的審美觀就是這樣，真真實實、赤赤裸裸地不加掩飾，將物體的狀態情感完完全全的表達給觀者，是直接大膽、清晰而實在的。那我們的「禽兔圖」呢，以詩來形容就

是「楊柳青青江水平，聞郎江上踏歌聲；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還有晴？」。並不直接將事物的狀態寫實赤裸的呈現，而是以迂迴的方式呈現情感，藉由天氣的陰晴不定，來詢問意中人對自己到底是「無情還是有情」啊？中國繪畫審美也是如此，要畫兔子並不直接就畫一隻兔子出來，表達牠的「存在」。而是藉由其他方式來表現這隻兔子的精神情志，如與第三者的互動，或以環境烘托情感等。

環肥燕瘦，各有所好

中國繪畫的審美觀，不管是構圖本身的氣韻生動，或是畫作物體之間彼此象徵意義與交流，均有一種意味深長的「弦外之音」。但這並不表示西方或東方的畫必有一者優、一者劣，這兩方是不能比較優劣的。就像我們不能說個性直接的人和個性含蓄的人，哪一位更接近美好？或者在告白的時候，有人喜歡就直接的表達方式；而有人喜歡用「暗示」的方式。方法的使用並無優劣，只要能達到目的（告白成功）就可以了。

在這個單元，除了「複習」之前的雙喜圖之外，也比較了其他兩幅題材相似的「禽兔圖」與西方傑出的「野兔」作品。在這一系列「禽兔圖」中，我們能體會一種生命彼此間的默契與交流，一種「聽」與「說」的互動，也能從中明白李賀〈李憑箏篋引〉的「露腳斜飛濕寒兔」的情感。人們將兔子的耳朵寄託為「聽」、以鳥類的鳴叫寄託為「說」的「萬物有情」世界。在杜勒的「野兔」中，我們也看到一種寫實的極致、一種以兔子當唯一主角這樣「純粹」的美感。無論您喜歡得是哪一種，「環肥燕瘦，各有所好」，只要它能帶給您精神上的愉悅與情感的昇華，就是好的藝術作品。